

非常经典

苏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伟大的卫国战争把奥列格这一代青年推上政治舞台，而他们的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证明他们不愧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青年。

青年近卫军 (四)



[前苏联] 法捷耶夫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青年近卫军(四)

(前苏联)法捷耶夫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青年近卫军(四)

(前苏联)法捷耶夫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1901—1956),前苏联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1901年12月24日,法捷耶夫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曾参加过革命活动。1912至1919年在海参崴商业学校学习时,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19年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出席苏联共产党第10次代表大会,见到了列宁。大会期间参加镇压喀朗施培德反革命叛

乱负伤。同年秋入莫斯科矿业学院学习。1924年后受苏联共产党派遣,先后在库班、罗斯托夫、莫斯科担任工作。从1927年起,法捷耶夫一直在莫斯科专门从事文学运动,担任“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苏作协领导工作,1956年自杀。

法捷耶夫的早期作品小说《泛滥》(1922)、《逆流》(1924)和长篇小说《毁灭》(1927),是他亲身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它们都以国内战争为题材,以苏联共产党员的战斗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鲁迅于1931年将《毁灭》译成中文出版。

20世纪30年代,法捷耶夫着手创作两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黑色冶金业》,前者写一个不开化的民族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变化;后者写苏联工业战线的斗争。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法捷耶夫任《真理报》和新闻通讯社记者,发表充满战斗激情的政论文章和特写,1944年出版特写集《封锁时期的列宁格勒》。

1945年,法捷耶夫创作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这部小说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堪称是战后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通过克拉斯顿诺共青团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同德国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歌颂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塑造了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青年英雄形象。

目 录

第四十九章	1
第五十章	16
第五十一章	29
第五十二章	51
第五十三章	65
第五十四章	87
第五十五章	112
第五十六章	139
第五十七章	168
第五十八章	181
第五十九章	192
第六十章	202
第六十一章	223
第六十二章	240
第六十三章	265
第六十四章	281
第六十五章	296

第四十九章

红旗不仅在“疯老爷”的房子和伏罗希洛夫学校上面飘扬。红旗也在第十办事处，在以前的区消费合作社，在十二号、七至十号、新二号、新一号等等矿井上面，在五一村和克拉斯诺顿村的矿井上面飘扬着。

老百姓从城区的四面八方汇集来看红旗……一些大厦和放行亭旁边挤得水泄不通。宪兵和“警察”为了驱散人群，累得筋疲力尽，但是他们谁也不敢去把旗子取下：每面旗子底下都系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黑字：“埋有地雷”。

芬庞军士爬到伏罗希洛夫学校校舍的顶上，发现有一根电线从红旗那里通进阁楼的窗口。阁楼的房顶下面果然有一枚地雷，甚至没有遮蔽起来。

宪兵站或党卫队里都没有人会排除地雷。宪兵站长勃



柳克纳派自己的汽车到罗文基的区宪兵队去接地雷工兵。但是连罗文基也没有地雷工兵，于是汽车又直驶伏罗希洛夫格勒。

下午一点多钟，从伏罗希洛夫格勒来的地雷工兵排除了学校阁楼上的地雷，可是其他地方却都没有发现地雷。

在克拉斯诺顿有人悬挂红旗来庆祝伟大十月革命节的消息，传遍了顿涅茨矿区所有的城市和乡村。德国宪兵站的这件丢脸的丑事已经瞒不过在尤佐夫卡的本州野战司令克列尔少将，所以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奉命无论如何要破获地下组织，否则就要取消他肩章上的银线，把他降为士兵。

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对于他要去破获的组织毫无概念，他采取的办法是任何宪兵队和秘密警察处于他的地位都会那样做的，那就是他又撒下了他的“密网”（以前谢尔格曾这样称呼过它）：在城里和区里逮捕了好几十个无辜的人。但是不管这个网有多密，它仍然没有能捉到悬旗事件的主使人——区党委里的什么人，也没有捉到“青年近卫军”的一个队员。德国人再也没有料到，实际上完成这件工作的组

织竟会是由一批男孩和女孩组成的。

确实也是令人难以料到这一点，如果在最恐怖的逮捕之夜，出色的地下工作者斯巧巴却歪着他的长着白发的脑袋，吮着铅笔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五点钟谢尼卡来找我，叫我到“鸽房”去做客，他说那边有漂亮姑娘。我们去了，坐了一会，有两三个姑娘还不错，可是其余的都不行……

十一月下半月，“青年近卫军”从各个庄子自己的那里获悉，德国人正把一大群牲口，有一千五百头之多，从罗斯托夫州赶到后方去。这群牲口已经在卡缅斯克附近过河到了顿涅茨河右岸，在顿涅茨河与卡缅斯克—贡多罗夫斯卡雅大道中间移动。押送这群牲口的除了几个来自顿河的乌克兰牧人之外，还有一个携带步枪的警卫队——后勤部队里十二三个上年纪的德国兵。

就在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夜里，谢辽萨、彼得罗夫和莫什柯夫的三个小组都带着步枪和自动枪，集中在流入北顿涅茨河的一条小河河岸上的林木郁茂的山谷里，待在那条



大道通过的木桥附近。侦察员报告说，在离他们约摸五公里的地方，牧人和兵士们扒开了粮垛来喂牲口，就让牲口在这些粮垛中间过夜。

下着冰冷的夹雪的大雨，雪融化着，在脚底下变成稀泥浆。青年人的脚上从草原带来的烂泥有几普特^①重，他们挤做一团，靠身上的热气来互相温暖，一面开着玩笑说：

“真不错，进了疗养所了！”

黎明显得这样阴暗、朦胧、昏沉，久久没有清醒过来，它好像在犹豫：“天气这样恶劣，值不值得起来，要不要回去再睡上一觉！……”但是责任感在黎明心里战胜了早晨种种贪懒的念头，于是黎明来到了顿涅茨大地上。在雨、雪和雾的混合物中可以看得见三百步以内的东西。

这三个小组都由杜尔根尼奇率领，青年人奉了他的命令，埋伏在小河的右岸，——德国人应当从那边走出来过桥，——用冻得弯不过来的指头端着步枪准备着。

奥列格也来参加这次行动。斯塔霍维奇也来了，他们

^① 普特是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合十六·三八千克。

把他带出来，以便在战斗中考验他。他们俩也趴在那边岸上，不过在下面一点的河湾上。

自从斯塔霍维奇被开除出总部以来，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参加了“青年近卫军”的许多工作，差不多已经恢复了他的好名声。他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在“青年近卫军”大多数队员的心目中，他的名誉根本就没有丧失过。

即使原则性很强的人，有时也难免会犯温情主义，因此，人们如果对某人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的固定看法，就非常不愿意改变它，甚至认为似乎不便改变它，尽管不容驳斥的事实已经证明，此人根本不像他表面给人的印象那样。“他会改好的！……我们谁也不是没有弱点。”人们在这种场合总这样说。

非但是对于斯塔霍维奇的为人一无所知的“青年近卫军”的普通队员，就连大部分接近总部的人，对斯塔霍维奇的态度也照旧没变，好像他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一样。

奥列格和斯塔霍维奇默默地趴在一座遍地落叶的灌木丛里，观察着湿淋淋的、光秃的、小丘起伏的地形，透过在迷



雾中飘动的雨雪之网，尽目力所及望得远些。而迎着他们，已经越来越响地传来了千百头牲口的各种各样的哞哞声，这些声响融成一片刺耳的噪音，好像是魔鬼在吹他的风笛。

“它们渴了。”奥列格轻轻地说，“它们会让它们在小河里喝水。这对我们正合适……”

“你看！你看！”斯塔霍维奇兴奋地说。

在他们的左前方，在迷雾中出现了一片红色的头：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十个头、二十个头、许许多多的头，都生着古里古怪的细角，这细角几乎是笔直往上长，尖尖的角端再朝里弯。头倒是像母牛的头，但是普通的母牛，即使是无角母牛，虽没有角，在两耳中间也有两个像瘤一样明显隆起的地方，而角就是由这里长出来的。隔着弥漫在地面的浓雾虽然还看不见这些动物的躯体，可是看得出，它们的角是直接从小滑的头顶长出来的。它们，这群动物，就像喀迈拉^①一样从迷雾里出现了。

它们大概不是这个畜群中的第一批，而是左翼最靠边

^① 喀迈拉是古希腊神话中狮头蛇尾羊身的吐火的巨怪。

的一批。在它们后面很远的地方，可以听到一片有力的吼声，可以感到有无数互相磨蹭着的躯体的有力的移动和上千只牛蹄震撼着大地的声音。

就在这时，奥列格和斯塔霍维奇又听到从前面大路右方渐渐临近的兴致勃勃的德语谈话声。听他们的声音就可以感觉得出，这批德国人已经休息过了，情绪很好。他们精神饱满地在烂泥里走着，皮靴发出咕吱咕吱的响声。

奥列格和斯塔霍维奇伛着身子，几乎是奔跑着转移到青年们趴着的地方。

杜尔根尼奇左臂挂着自动枪，站在岸上一个黏土质的小峭壁旁，离桥不过十米，他从湿漉漉的枯草丛中微微探出头来望着大路的远方。他脚边坐着好像是怒冲冲的、淡红色头发的莫什柯夫。莫什柯夫脖子上围着毛线围巾，左臂也挂着自动枪，朝桥上望着。青年人一个跟在一个后面趴着，跟河岸形成一条对角线。这条线上最前面的是谢辽萨，最后一个维克多，他们俩也都带着自动枪。

奥列格和斯塔霍维奇在莫什柯夫和谢辽萨的中间



趴下。

那批上年纪的德国兵的悠然自得的谈话声似乎已经到了头顶上。杜尔根尼奇屈下一膝，端着自动枪准备着。莫什柯夫趴了下去，拉好卷起来的湿棉衣，也端起自动枪。

奥列格带着天真稚气的神气望着桥上。忽然桥上响起一阵皮靴声。一群德国兵，穿着泥污的大衣，有的随随便便地抓着步枪的皮带，有的把步枪甩在背后，走上桥来。

在前面的几个兵士中间，有一个蓄着中世纪德国雇佣兵^①式的浓密浅色胡子的高个子上等兵。他边走边讲着什么，不时回过头去，好让后面的人也能听到他的话。他四面张望着，常常朝趴在岸上的青年人那边转过脸去，兵士们也怀着行人对陌生地方的不自觉的好奇望着桥下左右两面的河水。但是他们没有料到会在这里发现游击队，所以也就没有看见他们。

就在这一瞬间，杜尔根尼奇的自动枪已经发出一连串

^① 德国雇佣兵是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常被德国诸侯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

尖锐的、震耳欲聋的响声，跟着他开枪的是莫什柯夫，还有别的人，接着步枪的子弹也纷飞起来。

这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而且跟奥列格想像的不一样，所以他竟没有来得及开枪。在最初一瞬间，他是怀着孩子般的惊奇望着这一切，后来他心里一动，才想起他也该开枪，但是在这一瞬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桥上已经看不到一个兵士，大部分兵士都倒下去了，刚上桥的两个兵士正回身朝大路上逃跑。谢辽萨，后面跟着莫什柯夫，再后面是斯塔霍维奇，都一跃跳上河岸的上部，开枪把他们打死。

杜尔根尼奇和另外几个青年跑到桥上。那边还有一个德国兵蜷缩着，他们把他也干掉了。然后他们拖着这批兵士的腿把他们全部拖到矮树丛里，以免被大路上走过的人看见，武器就随身带走。牲口在河边排着，长达几公里，它们都在喝水——有的就站在岸边喝，有的把两条前腿或者四条腿都站到水里去喝，有的涉水到对面去喝，——它们喝着水，扇动着潮湿的鼻翼，发出非常有力的、连续不断的吸水声，好像这里有几只水泵在开动。